

星星缀满我的脸

傅菲

三楼有一个露台，多数的前半夜，我在这里度过。有一阵子很想在露台种植物，我从山里挖来禾雀藤、菖蒲、栀子花、牵牛、双色菊、络石，做了装泥的木箱，最后还是作罢—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头顶上的星星——只要把头扬起来，任何姿势看星星，都是美丽的。

每一个夜晚的星空，都不一样。无论我们仰望星空有多凝神专注，都不可穿透它——是啊，星空比我们的想象更广博更浩瀚。它繁乱而有序，驳杂而纯粹，璀璨而孤独。星星如碎冰，在瓦蓝幕布中，耀眼又冰寒。

每天洗漱之后，我把茶桌摆在露台上，拿出本地土茶，从水井里提一桶山泉水，烧水泡茶。四周的山峦黛青，即使星光暗淡，山峦也蒙上稀稀的白纱。草木的呼吸也是静谧的。木盅滚热，土茶涩涩的香气也是静谧的。油蛉的吟唱也是静谧的。星光落在粟米黄的茶桌上，木纹依稀。香椿树叶在颤动，嗦嗦嗦，似风的翅膀掠过水面。星光也落在我手上——一双近乎僵硬的手，已多年失去心理学意义，限于搬运、挖掘，而不知道拥抱相逢和握手相别。星光也落在星光里，彼此交织，形成更密更白的星光。星光最后落在薄薄的鬓发上，如白霜。

在提井水的时候，我伏在井栏上，星光一圈圈落在井水里。星光凝结，珍珠的模样，晃到眼里，成了星星。天空是圆的，箍在水面上，松松垮垮，印出水的皱纹。星星似漂浮物，但看起来，星星一直在下沉，飘摇着下沉，却永远沉不了水底。星星是最轻的一种东西，比沙粒还轻，如棉花，吸饱水分，发胀，散出絮状。星星也是最重的东西，从亘古的远方瞬间跑来，它奔跑的速度比我眨眼还快，它的脚步不带灰尘，也不带声响，它跑的时候，紧紧拽着整个星空。我把木桶扔进井里，咕咚一声，提水上来，顺带提上一个木桶圈大的星空。星空是什么形态的呢？不知道。星空是无限小的镜像也是无限大的镜像。无数无限小的镜像组成了无限大的镜像。一滴露水有星空，一面镜子有星空，一个玻璃瓶有星空，一口井有星空，一座湖泊有星空，一片汪洋有星空。我抬起头，亮星点点，星空覆盖了辽阔的大地。

星空暂时保管在我木桶里。我从木桶里舀水上来烧。我听到星星在水壶里拉响了停泊时的汽笛，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我喝下一口土茶，星光便流进了我五脏六腑。夜露微凉，靠在露台木栏杆上，我微微仰起头，光瀑在奔涌。星光只在夜深人静时奔涌而来，没有声音没有气味，它和思念具有相同的气质。

看一看夜空，是我们的哲学课。

即使是微雨之夜，虽大多漆黑，但不是浓黑，仍有薄光透射出来。薄光是天空的自然之光。天空也不是空无一物，有孤星斗转。孤星高悬，明明灭灭，如火柴盒里的萤火虫。“看见孤星，我便觉得人生不能轻易坠落。”我给远方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息。豆亮的星，给了黑夜完整的平衡。

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：星星是从哪儿来的？去哪儿呢？我从不认为，星星定格在银河中某个位置。所有的星辰都张起了帆，夜夜航行。它们是颗粒状的船。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哪儿，又去往何方。它们带有自己的河流，带有自己的季风。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它们正好停泊在遥远的港口，我们只是它们的彼岸。无数的河流汇集在一起，有了海洋——我们瓦

慈目，眉毛白白如霜盖。我从不问他姓什么，只叫他住持。他是本地人，出家四十多年。他寡言，不识几个字，但泡得一手好茶。庭院里有竹林，竹林里有茶亭。竹林边有荷塘。我们坐在茶亭里，泡他自己做的岩茶。寺庙在山腰，山腰下，是小镇。星盖大野，荷花连连。我们喝茶闲聊。庭中月华朗朗，荃荷交错，竹影摇动。亭内斜光斑驳，茶香漫溢。看一眼小镇，看一眼星空，恍若梦境之中。在天音寺，我确信，天庭有妙音，由星光传来，脉脉而语。能听到妙音的，又有几人呢？

幽冥钟敲起，当——当——。僧人唱叩钟偈。我起身回程，每每沉醉不已。野茶醺醉，星光也醺醉。我轻轻唱起：



暮归 汤吉 摄

蓝的苍穹，帆影宛如繁花。

也会去野外走走，星光会洗去我们身上的尘埃。山野寂静，星光如瀑，虫吟唧唧。我们可以听见草木匀细的呼吸——星夜如此珍贵。我们忘记“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”之沉郁，忘记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之悲凉，忘记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之欣喜。屋外便是一条破旧的机耕道，有八米宽。芒草扬着紫白的花。路，银白。沙子在脚下沙沙作响。若是晚秋，芒花已随风而去，矮山冈略显衰黄和穆然。山冈侧边的浦溪河露出河水的反光。再过去几块稻田，便是散落的村舍。扇形的村舍，若隐若现。大雁从北向南而飞。“人”字形的雁阵，有序齐整。呱呱呱的叫声，响彻大地。

附近有一个天音寺。我不知道这个寺庙的来历，也不知道寺名因何而来。我常夜访天音寺。机耕道旁有一条山道，弯过一片茶园和一道山梁，直通寺庙。天音寺在一片竹林里。住持是一个年迈的老僧，清瘦，

……

月光下，夜苍茫，在异国，在他乡最可爱，温柔的人，请把我记心上

有一年冬，我夜访天音寺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天音寺。我即将作别此地，返回故地生活。住持也故去。我独坐茶亭，枯荷焦败于池塘。而院角的一株梅花开得格外灿烂。星光如冰冻，北风自山巅而下，吹着我木然的脸庞。我在石桌上，写《钟声吹拂》：

钟声吹拂，篱笆外的梅花盎然
踏雪不归的人，他略显单薄的衣衫

是唯一的行李。天空是一张宣纸

夜晚是一卷水波。明月悬照
他朗声吟咏：“感谢那些瞬间消失的事物

灰尘不能掩埋的，钟声也不能掩埋”

雪花纷落，钟声吹拂，鸽哨啞哑
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，钟声凛冽，寒入骨髓

他迎风的姿势是一种盛开。阳光普照的

都会被钟声吹成灰烬，寂静和荒芜覆盖

仿佛亿年前。他一个人在纸上涂色彩

水鸟扑棱棱掠过……他山崖的额头

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，也习惯一个人独处。尤其近年，我几乎不去应酬无谓的人。像一个老人一样生活。我也常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已进入暮年。不是的。人，最终要摆脱浮华，摆脱喧嚣，安放自己的内心。内心如我的露台，星光淋漓。

在新修的屋舍，我有一个更大的露台。我每个星期都会有两天在乡间度过。我一个人在露台喝茶，打瞌睡。屋前是田畴，星稀月明，乌鹊轻啼。人世间，唯有星辰和星辰下的旷野，让人不会厌倦。当我仰望星空，觉得它像巨大的谜，我永远也无法猜透。星空的存在，是生命最大的诱惑。星空浩瀚无边，亘古不变，扑洒的清光纯洁如水。星空下的人间，从来都是寂然。一个热爱孤独的人，星空会带给他沉默的伴侣。海子在《黑夜的献诗》中说：“天空一无所有/为何给我安慰。”天空是一无所有，除了无处不在的星光。给我们安慰的，不是别的，恰恰是如星辰般的孤独。

星光照过多少人，谁又知道呢？每一个人都数过星星，可谁又数得清呢？星光是一把刀，呼呼呼，从我们头顶飞过。我们看不到刀，也看不到刀光，看到的是星星如钉子，被钉在苍穹的悬崖峭壁上。我们遥望星空，会想起什么呢？星宿是时间的同行者。它们就像与我们失散已久的人，它们尘埃一样的面容发出友爱的光。我们需要寻找的人，都居住在峭壁的湖泊里。它们手腕挂着铃铛，脸颊贴着锡箔——它们用古老的巫术，让我们结束梦魇，让我们回到河流的出生地。

夜色温柔。星空下，你会想起谁？

会想起生火做饭的人。会想起给花浇水的人。会想起把门打开又关上的人。会想起在雪中紧紧拥吻的人。会想起不回信的人。

我会想起你。我微微仰起头，闭上眼睛，星星便缀满了我的脸。旷野无人，万物冥寂，星光的马蹄踏过我心房。旷野有人在轻轻传唱，传唱——那是你写给我的诗句：

抬头时

我看见了夜空的一颗星星

